



尼古拉·托曼著

被迫着陸

中国青年出版社

被迫着陸

尼古拉·托曼著 邱佳木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 760 文學 174

被迫着陸

著 者 [蘇聯] 尼 古 拉 · 托 馬
譯 者 邱 佳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春 明 印 書 館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字數 37,000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上海第四次印刷

印數 210,001—27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6號

定價(5)一角八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本驚險小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蘇聯軍隊一直站在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前綫，同納粹匪徒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但是，號稱同盟國之一的美國雖然也參加了對德的戰爭，可是背地裏却勾結另一同盟國英國秘密地對德國進行談判，企圖把德軍的主力集中在東綫，阻止蘇軍的反攻，使英美軍隊能夠順利地佔領全部德國，以便建立未來的反蘇基地。

書中有力地揭發了美國統治集團在戰爭中如何卑鄙地派遣間諜向蘇軍刺探軍事情報供給法西斯匪徒的罪惡活動。這一圖謀雖未達到目的，但通過這樣的一個事件，完全暴露了美國統治集團準備和策劃反蘇戰爭的陰謀。

НИКОЛАИ ТОМАН
ВЫНУЖДЕННАЯ ПОСАДКА
«СОВЕТСКИЙ ВОИН» 1952 г. № 22 - 24
МОСКВА

目 次

一	在工程部隊司令部裏·····	1
二	麥德中士·····	9
三	旅長的計劃·····	14
四	在戰線的彼方·····	21
五	根普留心到一些草圖·····	23
六	根普暴露了自己的企圖·····	27
七	夜間·····	32
八	捷斯林格將軍採取措施·····	37
九	準備·····	42
一〇	招待晚餐·····	46
一一	黎明·····	49
一二	被迫着陸·····	54

一 在工程部隊司令部裏

文書組長巴丘什金是個禿子，滿臉皺紋，性好猜疑。他對旅部的所有的軍士都非常愛護，由於年齡幾乎比別人長一倍，所以工作中哪怕有一點極小的疏忽，他是從來不肯放過的，總要責備幾句，或者像他所說的，送幾句“臨別贈言”。

不管是繪圖員姆傑拉澤也好，是司令部所有的文書也好，大家並不因此而生巴丘什金的氣，他們都耐心地聽他那些“臨別贈言”。

今天，巴丘什金上士的心情顯然是有些不大痛快。在檢查上等兵德莫夫填寫的管理科的文件時，巴丘什金很不滿意地揉搓着鋼刺似的花白鬍鬚，喃喃地說：

“呸，你這是怎麼登記的？編上了什麼號碼？訂到哪個卷宗裏去了？”

說完，嘆了口氣又說：

“你只有一樣天才，德莫夫，就是文筆不錯，而在其他方面……”

這時，他話還沒有說完，姆傑拉澤就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了司令部的鑒洞：

“大家來聽新聞！”他還沒有跨過門限就嚷起來。“同盟者光臨作客來啦！……”

“你胡說些什麼！”巴丘什金皺着眉。“哪些同盟者？”

“他們早就想和我們見見面。可是等來等去，還沒等我們打到大西洋，就跨過整個歐洲到我們這裏來了，真是不容易呀，”報務員邱因科笑着說。

邱因科平常說的是俄國話，只有在非公事或者同朋友談心的時候才講烏克蘭話。

“開什麼玩笑？”姆傑拉澤生氣地說。“我親眼看到真正的咱們盟國的人。天亮的時候，一架飛機在我們這兒附近着陸了，聽說了嗎？”

“聽說啦，”巴丘什金勉強地答應一聲。“是怎麼回事？”

“是一架美國的‘空中堡壘’被迫着陸了。就是這麼回事！”

“不會有其他原因的，準是老牛迷航了，”邱因科微微冷笑地說。

“根本不是迷航，彼得^①，”姆傑拉澤揮手說。“是叫德國人給擊傷啦。飛機上是些參加穿梭戰的美國飛行員。”

“參加穿梭戰？”巴丘什金又問了一句。

“是啊，參加穿梭戰的，”姆傑拉澤重複說。“從英國出發，經過德國飛到我們這兒來，然後再沿這條航綫飛回去。總之，就好像織布梭子一樣穿來穿去，明白嗎？”

“明白是明白了，”巴丘什金嘆了口氣說。“不過作這種穿梭飛行又有什麼好處呢？就算他們在路上把炸彈扔給了德國人吧，難道這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對我們有什麼了不得的幫助嗎？”

① “彼得”是邱因科的名字。

姆傑拉澤本來還想向巴丘什金解釋幾句，但這時從窰洞門外傳來了響亮的說話聲。

姆傑拉澤豎耳聽了聽，隨即喊道：

“那裏在吵什麼？我去偵察一下！”

於是他迅速地跑出了窰洞。

“小伙子真不夠沉着，”巴丘什金和善地說。“像這樣的脾氣，跳起高加索民間舞來倒不壞呀。”

“上士同志，”從外面傳來了姆傑拉澤的高昂的聲音。“可以打攪您一會兒嗎？這裏需要安排一下。”

文書組長勉強離開桌子，不慌不忙地向門口走去。

“這裏怎麼啦？”他把頭探出門外問。

“上士同志，您命令崗哨讓這位美國中士到我們司令部裏去吧，”姆傑拉澤說着用手指了指站在哨兵旁邊的一個歪戴船形帽的高個兒瘦子。“現在首長不在，你就是我們這裏的負責人了。”

美國中士敬了個禮，親切地向巴丘什金躬了躬身：

“哈囉！”

“您好，”巴丘什金回答了一句，並沒有因為這樣偶然地與同盟者相會表示特別高興。

“艾 埃木 格拉德 杜 西 尤： 沙古特，(I am glad to see you, sergeant,)”美國人微笑着說。“杜 尤 斯比克 英格利什？(Do you speak English?)”

“他說些什麼？”上士瞪眼望着美國人。

“他說他很高興見到您，”姆傑拉澤翻譯着。“同時還問你

會講英國話嗎？”

“難道你不知道我會不會講英國話嗎？”

“我是知道的，”姆傑拉澤笑道。“可是他並不知道。”

“現在我也知道啦，”美國人微笑着說。“那麼我也來講講俄國話看。不過我說得不大好。”

於是他大笑起來，不自然地龔出了一口大白牙。

“說得很好。維里 古德！（Very good!）”姆傑拉澤稱讚着，隨後轉向巴丘什金低聲補充了一句：

“您知道，叫客人待在外面是不體面的。”

“算了，別來教訓人啦，”巴丘什金低聲說，一邊用判斷的眼光打量着美國人。

他知道，不經軍官的允許是不准讓一個外國中士到司令部審洞裏去的，可是參謀長和其他的軍官又一個個都在忙着。根普中士不僅是個普通的外國人，而且是個同盟者……讓他站在審洞門口是不很體面的，況且這個審洞裏又沒有什麼祕密的東西。所有的祕密文件都放在司令部隔壁的一個審洞裏，在這裏工作的只有管理科的文書德莫夫和繪圖員姆傑拉澤，還有報務員邱因科在這裏值班。

巴丘什金左思右想地在盤算着這些，眼睛仍舊盯在客人身上。美國人溫和地微笑着，熱心地在嚼着口香糖。

“讓美國中士進去吧，由我負責，”巴丘什金終於向哨兵發出了命令。

上士給客人讓開路，自己隨後也跟了進去。

審洞裏，邱因科和文書德莫夫緊靠在門口站着，好奇地打

量着這位美國中士。

“哈烏 杜 尤 杜?(How do you do?)”美國人愉快地向他們招呼。

報務員和文書沉默地行了個舉手禮。

上士向自己的剛才上面還放着管理科文件的桌子瞥了一眼。使他驚奇得很，現在上面什麼也沒有了。

“真行，德莫夫，”巴丘什金想着。“他已經想到應當把文件收起來了。”

於是他便轉向正在給大家敬香煙的美國人說：

“說實在的，您到我們這裏來有什麼事情嗎？”

“雷弟渥……雷弟渥 斯太訓(Radio...radio station)……照你們的話怎麼說呢？電台，電台壞了，明白嗎？我……”他用指頭指着自己的胸口說，“我是雷弟渥曼(radioman)，飛機上的通訊員。我們的‘福拉英 福爾特利斯’(flying fortress)，就是‘空中堡壘’，作了福爾斯特 蘭碇(forced landing)。這在俄國話怎麼講呢？”

“被迫着陸，”英文程度相當好的姆傑拉澤翻譯過來了。

“噢，對了！被迫着陸，”美國人一屁股坐在放着地圖的桌子上，繼續說。

“等一等，”姆傑拉澤嚴肅地說，用力抓住美國人的臂膀。“請原諒，按你們的話講，就是‘艾 拜格 約爾 巴爾登’(I beg your pardon)。我們這兒的規矩是不應當坐在桌子上。請坐到這邊來。”

美國中士毫無窘色地從桌子上下來，坐到指點給他的椅

手上去。而姆傑拉澤這時順手就把地圖摺起，想把它拿走。

“噢，請等一等！”美國人叫道。“我想看看你們的麥樸（map），這叫什麼來？噢，對了，叫地圖。請你們在地圖上把我們的位置——勞開中（location）告訴我吧。”

“您自己不是有地圖嗎，”姆傑拉澤中士笑了笑說，一面指着美國人肩土斜背着的圖囊，透過圖囊的明膠板，裏面的地圖看得清清楚楚。

“噢，對啦！”美國人很難爲情地說。“我倒忘記了。”

在一旁吸着美國香煙的報務員邱因科，很不高興地咕囔了一聲：

“哼，狡猾的傢伙。”

美國人連忙從圖囊中取出了地圖，攤在桌子上，說：

“請吧！”

地圖是一張新的，什麼也沒有畫。甚至連穿梭戰的飛行航綫也沒有畫上。可是姆傑拉澤却發現地圖是這樣摺的：露在外面的正是工程旅旅部的所在地區和戰綫的前沿地段。姆傑拉澤同時又注意到，這張地圖的比例尺比飛行員通常用的地圖的比例尺要大得多。

“我們現在大概是在這裏，”他說着用紅鉛筆在地圖上劃了個橢圓形的圈兒。

“奧爾——萊特！（All right!）”美國人滿足地叫道，隨即把地圖放進圖囊去了。

幸運的微笑從沒有在他的臉上消失。似乎是他看到了這些年青的俄國人感到萬分高興。他又掏出一盒香煙來，親切

地敬了巴丘什金一支，隨後又敬大家。

巴丘什金雖然接了支香煙，但是說：

“煙的癮頭，照我們的可是小得很呵。”

邱因科皺起眉來，好像嗅到了衝鼻的酸味似的，於是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只有姆傑拉澤一個人很有禮貌地向美國中士道了謝，雖然香煙也不合他的口味。

“是這樣的，”當時美國人開口說，“我需要同在貴國領土上的我國飛行勤務長官聯絡一下。你們當中哪一位是我的同行，雷第渥曼（radioman，通訊員）？”

邱因科站了起來，勉勉強強地介紹了自己：

“彼得·邱因科。”

“我太高興啦！”美國人快活地跳了起來，把手伸向邱因科，“喬治·根普中士。能同您認識，我非常高興，密斯特彼戴，非常！”

“密斯特彼戴”困窘地微笑着，用力捏了下根普的手，痛得他幾乎叫出來。

“噢，你真是個筋強力壯的小伙子！”他甩着麻木的手指叫道。“我在美國只有一個弗蘭得（friend）——朋友才這樣用力握過我的手，他是個漢得謝克（handshake）冠軍，握力冠軍。我們美國是樣樣都有冠軍的一個國家。我在專科大學學習的時候，就是個距離吐痰冠軍。”

話才說完，根普就熟練地吐出一口痰，飛過整個司令部鑿洞，邱因科吓得喊了出來：

“啊，真行！”

“唉唉唉！……”姆傑拉澤厭惡地哼着。

巴丘什金只是搖頭。

滿足於自己表演的成績，並早已注意到電台的美國中士，大模大樣地走向電台，一面說：

“我相信我的同行不會反對我用電台同我們的長官取得聯絡，向他報告我們的老太婆‘福抗英 福爾特利斯’（flying fortress）雖然不很健康，可是現在還活着。”

“噢，不行，敬愛的距離吐痰冠軍！”邱因科用強壯的身軀擋住電台。“只要您有權力命令盟國軍隊開闢第二戰場，我就可以負責准許您使用我的電台。”

“噢，喏！我可沒有這種全權！”根普驚愕地說。

“在這種情況下，”邱因科向他解釋，“只有請您等我們首長允許了。請原諒，得不到他的允許，我是沒有權力讓您接近電台的。”

“在這方面我們是很嚴格的，”巴丘什金也說。“沒有首長的命令，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許可的。”

“噢，紀律！”美國中士了然地大聲說。“我們那裏也重視紀律。這點我明白。好在並不急，我可以等一下。”

於是根普便仰坐在椅子上，一條腿高高地搭在另條腿上，腳幾乎翹到桌子上去了。

他擦着打火機，又點了支香煙，然後說：“你們請工作吧。我不再打攪你們了。”

“不必浪費時間了，”巴丘什金走到美國中士面前同情地說。“我們首長可能不會很快就到，況且您是需要即刻和你們

的機場聯絡的。”

“噢，是啊，這話對，”根普說。“是需要即刻聯絡的。”

“那末我們就不必再猶豫了，”巴丘什金振作起來，隨即轉向他的助手命令道：

“上等兵德莫夫，把中士送到拉特尼可夫少校那兒去。”

“是，上士同志！”上等兵立時站了起來。

“請吧，密斯特根普，”巴丘什金向美國中士說。“叫上等兵送您去。”

“噢，維里 古德！(Very good!)”根普嘴裏這樣說，心裏可不大情願從椅子上站起來。“古德 白！(Good-bye!) 我們還會見面的。留下香煙做個紀念吧。”

於是他把一盒香煙拋在桌子上，跟隨德莫夫走出審洞去了。

二 麥德中士

克洛凱爾大尉躺在飛機機翼下面長滿芬芳的野花的軟綿綿的草地上，活像躺在芒塔納州^①他父親的農場上一樣。他好容易才把這一架笨重的“保英格 B-17”型飛機降落在相當平坦而又堅硬的場地上，飛機可算沒有受到一點損傷。他這一機組的組員，有的穿着短褲懶洋洋地正在發動機的內部工作，有的在調整副翼，修補機身上被高射炮彈打穿了了的窟窿。

① 芒塔納州——美國西北部的一州。

克洛凱爾沒有去注意他們，只呆呆地望着一心一意在花叢上採蜜的伶俐的小蜜蜂。

“落到這個鬼地方，真他媽的荒唐，”克洛凱爾不愉快地想着，“守着這樣一架完全沒有故障的飛機，却要表演緊急修理的把戲……而這個乾癟的傢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鬼知道現在他在幹什麼，要是出了什麼事，誰替他負責？……”

因為克洛凱爾對這“乾癟傢伙”的專業有些了解，所以不難想像出現在他在做些什麼，於是這突然使他厭惡得有些作嘔了。為什麼把這件醜事交託給他？俄國人的頭腦不是像戰略勤務部那些毛頭小伙子所想的那樣簡單。早晨蘇聯軍官們跑來要幫助我們修理飛機，這不是偶然的事。蘇軍保衛機關大概早已猜測到“空中堡壘”被迫着陸的真正原因了。瞧着吧，等蘇聯自動步槍手一來到這裏，看你那時怎麼解釋你和這事無關……

大尉沉重地嚥了口悶氣，他怕驚動了就在他鼻子下面熱心採集着珍貴花蜜的蜜蜂，因而沒有發出噓聲來。

記得，在這一次長途飛行起飛的前一天，大隊長凱特少校走到他跟前吩咐他說，戰略勤務部的上校打算用他的“保英格”把“自己的人”往俄國人那邊運送。當克洛凱爾知道戰略勤務部幹的是什麼勾當的時候，他不但沒有因為少校的通知感到高興，反而想“謝絕”這一類的任務。

“你怕什麼，老頭？”凱特少校見到這種情形就對他說。“要知道，你的事情很簡單——只要把‘保英格’降落在俄國人那邊，假裝出修理的樣子就夠了。其他的事用不着你費心。至

於挑選你這架飛機去，那是因為‘保英格’在上一次飛行中受的損傷最利害，它的外表就不至於引起俄國人的懷疑，很像是被擊壞了的！”

克洛凱爾大尉現在坐在這裏，等待着化做通訊員根普的戰略勤務部的諜報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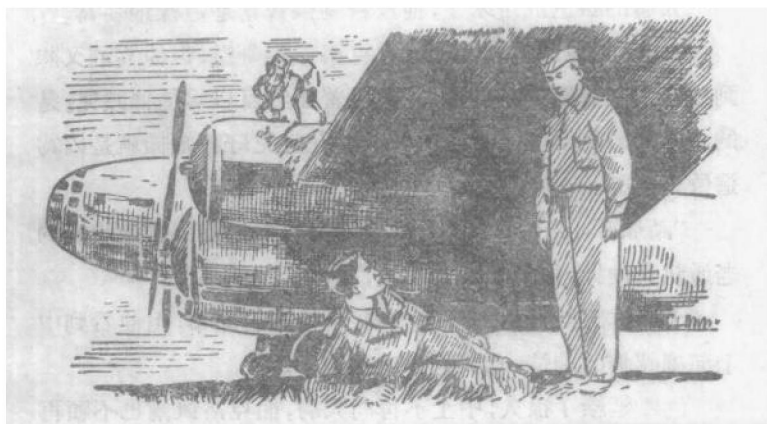
“讓這個傢伙見鬼去吧，我們飛走”——克洛凱爾不由地想着。但當他確信這種行動很可能引起麻煩的時候，又沉重地嘆起氣來了。

大尉沮喪地唾了一口，本想站起身來，可是一抬頭看見了麥德中士站在他面前。

“請原諒，先生，”中士困窘地說道，“不過我得通知您一些事情……”

大尉怒氣沖沖地問他：

“呸，你那兒又怎麼啦，麥德？”



“我本不想打攪您，先生，”麥德不自信地繼續說，“可是事情在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

“唉，該死！”克洛凱爾罵他。“說話不能簡短點嗎？別叫我老是仰着頭，你坐下來。”

麥德小心地在一旁坐了下來，向四周看了看，小聲小氣地說：

“我的話是關於根普中士的，先生。”

大尉皺着眉說：

“這次談話似乎不會是很愉快的。”

“是的，先生，是不很愉快的，”麥德也承認。

“那末，好，你說吧。”

“先生，根普中士慫恿過我們的人去察看俄國人在做些什麼。還答應做這件事有錢拿。我是這樣了解的，先生，這是叫我們去做間諜呀。”

大尉的臉色沉下來了，他沒料到根普竟是這樣地妄為。

“誰允許他這樣做，該死！”克洛凱爾叫道，但他立刻又想到根普未必需要得到什麼允許。根普顯然自以為是個頭兒。是的，不錯，恐怕實際上也是頭兒。他在這兒守着飛機就是因為這位根普呵……

“請原諒，先生，不過我總覺得在起飛之前突然把我們的老通訊員換掉，頂上個根普中士，是件奇特的事。”

大尉本想好好教訓麥德一頓，叫他少管閒事，但他看到中士那副認真的神情，却又不想申斥他了。

沉默延續了很久；中士不再問大尉，而克洛凱爾也不願再